

Z世代的班主任难在哪儿

2019年是陈海担任班主任的第9年。带过3届高中生,现为河北省邯郸市某中学初二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他,盼着早点卸任“班主任”。

他说:“太难了!”

小至学生考勤、服装发型检查、作业收交,再到应对各项评比、巡检,以及学生安全、家校矛盾、升学压力等,用陈海的话说,“班级中大大小小的事儿没有班主任不管的”。经常是来得最早、下班最晚,班主任也被称为学校中最忙、最操心、任务最繁琐的。晚饭过后的办公室里绝大多数是各个班的班主任。

有句话说,“没当过班主任,就不算真正做过老师”——班主任是接触学生最多的人,往往也是与学生最亲近、毕业多年后学生记忆最深的人。每年,都有年轻老师跃跃欲试,走上班主任的岗位,但也有不少班主任满身疲倦,急着逃离。

近日,记者走入离学生最近的这个群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近距离感受他们的压力和负担。

难管的Z世代

现在的中小学已是00后的天地,他们被称为“Z世代”,又称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

以陈海带过3届高中生的经验为例,他觉得现在是一届比一届难带。“现在学生的生活条件好,有的学生学习动力相对欠缺,会抱有一种心理:反正我学学好学差,都能活下去。”陈海说,另一方面,学生可以从网络上接触到各种信息,受到社会多方面影响,学生成长环境没以前单纯了,也使得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在弱化。

面对学生的这种状况,其他任课老师可能不管,但班主任必须要管。

一段时间在校园里看到其他班的一位同学抽烟,陈海去制止。学生一脸不屑地说道:“关你什么事?”陈海正要跟他理论,却被这位学生打断,“再多管闲事,小心拿刀捅你”。

陈海觉得“有点尴尬”,只好把那名学生的班主任叫来,但不免生出一种无力感,“原来管理学生老师没负担,现在不太敢管。除了说教,好像也没更好办法。一遍不听,那我就再说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

这不是陈海一个人的感受。

“现在部分家长对孩子无原则的溺爱,生怕孩子吃亏,有时学校出了一点小事,社会舆论一边倒,认为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甚至有时不顾是非曲直。”北京市某小学班主任刘瑞告诉记者,正是在这样的家庭影响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有些孩子在学校成了“小霸王”。

2019年,刘瑞接了一个班。没过多久发现班里有一个“小霸王”:常欺负同学,用拳头解决和同学之间的矛盾。这名学生的妈妈是大学老师,爸爸是警校老师,“父母都是高知应该好沟通”。有了这样的判断



后,刘瑞便给同学的妈妈打了电话。刘瑞没想到,当把孩子的表现告诉妈妈之后,这位妈妈却说:“打人?出人命了吗?既然没打坏我们就不去干涉他。他打了哪个孩子?让那个孩子打回来,老师这也不让那也不让,会压抑孩子的天性的……”

正如刘瑞所说,Z世代的孩子本已被各种信息武装到牙齿,再加上父母溺爱,很多班主任在管理上遇到了前辈从来没遇到过的难题。不少班主任都非常纠结:“管吧,家长不愿意,孩子不愿意;不管吧,自己的良心又过不去。”刘瑞说,很多老师是顶着“触雷”的风险在工作。

压力怎会不大?

无限放大的责任

自从当上班主任,甘肃省兰州大学附属中学班主任吴建军几乎每天早上7点到岗。没其他意外的话,他从考勤开始一天的日常工作,查看作业收交情况和卫生情况、上课、出操、盯自习、备课、改作业、监督值日、家校沟通……可谓马不停蹄。

同时作为学校的被管理者,班主任还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比如,突如其来的上级检查、每学期都会有运动会、文艺演出、疾病防控、消防演习等活动,还有来自省里、市里、县里的各种需要统计上交的信息、材料、表格等,任务繁琐。广东省雷州市某小学班主任柯宁曾统计过自己一学期上交的工作文档,多达320余项。但其中,有些内容让他觉得并非必要,“像‘非法集资’要我们提供线索,这是叫我们到外面去摸牌吗?”

不过对很多班主任来说,繁杂的日常工作还不是让他们感到最累的。“班主任无限大的责任,才真像一座座大山压在班主任身上”陈海说,“学生的安全、成绩、各项评比等,不管哪方面问题,均由班主任负责。”

和以往纯粹关注学生的人身安全不同,“现在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

越来越多,更考验班主任,平时工作得更细致入微,花更多心思了解学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某中学班主任康佳告诉记者,自从当了班主任,基本24小时开机,“孩子出了任何事,各科老师都会找班主任,家长也会找班主任,领导也会找班主任,不敢关机”。

“一次一名学生跟家长闹别扭,两人谈不拢,家长给我打电话。”北京某中学班主任邢正龙说,当时是夜里11点多,家长跟孩子吵一会儿把电话打过来,跟老师抱怨完了再继续跟孩子理论,然后再打过来……“家长大概觉得老师晚上不需要处理自己的事,这种事能不能第二天再处理?”

除了来自学校、家长、学生的压力,如今班主任面临的社会压力更大。比如,原本有些可以在校园内解决的事,却被社会或舆论放大。

一段时间,陈海班上有学生打架,双方家长不依不饶,后来媒体工作者闻风而至。那时,陈海每天一睁眼就想着去解决问题,不停地在派出所、学校和双方家长之间斡旋,“焦头烂额,整整半个月才让人喘口气”。

与其说这是班主任这个群体的压力,不如说是社会、家长、学生等多个群体的焦虑在班主任身上的投射,毕竟班主任是各项管理制度最一线的执行者,也是学校管理层、家长、学生和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减负”不能仅靠学校

有人觉得,班主任确实很操心,但是有班主任费呀!但有人愿为了每月多出的500元到1000元不等的班主任费,而牺牲掉所有时间?

“如果不当班主任,至少可以弹性坐班,有些节假日正常休息。当过班主任都会羡慕不当班主任的。”本来在上学期结束时,陈海就不打算再当班主任。和陈海同一年级的班主任共13位,和他想法一样的7位。

新学期开始前,校长挨个给老师打电话,陈海接到3次来电,甚至校长要登门劝说他继续做班主任。陈

海最终答应,现在“已被磨得没有棱角了,只求稳定,不落后就行”。如果可以,他只盼明年可以卸任“班主任”,“再这么当下去,真的撑不住”。

之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在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育人·心理健康”论坛上透露一组针对四年级和八年级班主任的调查数据:下班感觉精疲力竭不想做任何事情的四年级班主任为58.7%,八年级班主任为64.8%;工作时感到身心俱疲的四年级班主任39.9%,八年级班主任为41.6%。

“从社会层面来看,全社会要树立起尊重教育的风气,不要神化教师,也不要贬低教师。”吴建军说,“对老师这份职业来说,最需要好氛围。干任何工作都不容易,当班主任更不容易,所以需要社会的一些理解。”

在众多班主任看来,让班主任只做教师该做的事才是“减负”的关键。

“任何教育问题都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教育问题不能与社会脱节,关起门来单纯做教育是不可能的。”邢正龙说,不能脱离社会办教育不等于可以把社会上很多东西直接拉到校园中,“光是那些评比表格有多少跟教学直接相关?解决教师压力过大问题,仅靠学校是不够的。”

陈海希望学校能优化管理,尽可能减少些可有可无的工作安排,给班主任“减压”。

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这份被称为“教师减负20条”的文件,击中了中小学教师负担重的痛点,明确提出了要减少督察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减少社会事务进校园、报表填写工作等。

陈海们在期待着这份文件尽早落到实处,期待着“班主任的工作就不会那么难做了”。

(应受访者要求,除吴建军外,其他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